王文肅奏草十

十二合三十

10

V
B62T.61
W15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八

出閣禮成因請

上聽講疏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仰惟

皇上獨斷

聖心舉行

大典即今

皇長子出閣禮成臣等連侍日期已滿因伏
思
皇長子方當蒙養之初而讀書成誦作字有
法此得於
皇上之家教者素也又且儀度熟閑舉止凝重
此得於
皇上之身教者素也臣等職在提調無所裨益
但以
聖君慈父在上卜萬萬年有道之長爲喜爲賀
耳既而思之尤有大喜大賀因感生情不
能無望於
皇上者蓋頃臣等每進
文華殿門遥瞻
寶座相與記憶其昔年列侍
經筵分日直講之所當時
君臣之間一何融融藹藹而今何其踈濶也
殿庭之内一何濟濟蹌蹌而今何其深閟也
臣等講幄舊臣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如此

焉得無動
羹墻之思而傾葵藿之仰乎即今春講期近
萬乞
皇上從此勿惜須臾小勞或
經筵或
日講不時
臨御庶在
皇長子日隨
嚴父之後身法家法爲之益親在臣等目覲
聖人之光啓心沃心皆獲自效矣此所謂大喜
大賀而舉朝臣庶所共以爲祝者也臣等
不勝惓惓願望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分解作
旨部臣疏
本月初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該臣等昨日出至朝房有吏部尚書陳有
年等來見言數日前曾引
皇上近日處分刑部司官之
旨因而爲原任文選司郎中今爲民王敎
題請查明免究尚未

發出不知
聖意如何臣等應之曰此疏尚未見何由得知
皇上之意因細問王教得罪之由據有年等回
稱原係萬曆二十年間偶以推陞不當
上旨致蒙該司官都着爲民彼時教適註籍在
寓並不與事亦不列名乃一槩朦朧受譴
以去此正所謂未明
旨意與刑部司官之事相合本部向不敢言因
有此例又有此

旨乃敢據以具題而初非突然冒昧市恩者也
臣等退而詳思若果如其言則王教委應
查豁況不言於
上怒之時而言於怒解之後其一念敬畏之忱
亦似應與刑部官一體
矜宥者但若原人原奏俱不在前無憑指證合
無行令收管章奏衙門即將吏部原本查
出若果王教無名因人累及伏望
皇上開天地之心或即與復官或量改別用以

廣
德意以信
明旨如其不然則該部自合受重復欺罔之罪
而臣等更不能爲之曲解矣再照近來各
衙門
留中章奏不止吏部一疏中間有獻規
皇上及責備臣等者原無大忤似亦宜一體
發出以釋外間壅蔽之疑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議擬救荒事宜疏

本月十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蒙
發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本及所進飢民圖說
因而
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見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飢民圖說朕心甚驚惶憂懼卿等可傳與該
部可蠲可賑作速看議來說欽此臣等伏惟

今歲河南等處災傷至於父子夫婦相食
乃從來未有之變即東明疏中尚有諱而
不忍盡言者臣等日夜憂惶已經連次擬
旨擬
諭議賑議蠲冀以少紓燃眉之急暫安思亂之
心而特恐
德意不宣有司玩視如故正展轉無措間忽捧
聖諭怵目感心憂深詞切即古帝王之子惠困
窮視民如傷不是過也
德音一布度蟄虫腐草無不昭蘇豈有
天意不可回人心不可定之理當即傳示該科
該部使皆知
皇上惓惓旰食憂勤側身儆戒之意必將爲有
司惜賦必將爲天下惜財于以先定在
朝之人心而後次第及於在野之人心人心
安則
天意得矣臣等不勝欣戴頌祝之至除
御札尊藏閣中宣付史館外謹擬票具

題以

聞

請

寬宥言官疏

本月十二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月

發下文書內有給事中黎道炤本蒙

御批黎道炤這畜明白黨救同類故引別事爲

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且罰俸一年張眞

觀着降雜職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趙完

辟等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竊
惟近者
出閣之事節該
皇上親裁典禮已經臣等傳部奉行至爲停妥
小臣自可忘言乃貞觀先以職掌禮科不
得不隨部臣之後催請
裁發非別有所駁議也乃
皇上怒其多言而罰俸以懲之在貞觀已自歡
然受譴而今日道炤之疏復尒引及臣等
竊詳其疏乃自爲條陳效忠非主意在救
貞觀等也今因道炤一言而並罰趙完璧
等
聖怒已爲不測若眞觀又因道炤之累及而加
重處分則恐
朝廷之上株連無已又復如趙南星孟化鯉
吳弘濟等故事而小臣之中又將以臣等
不能匡救其紛紛激怒愈無已時臣等固
甘心爲

皇上任怨其如
聖威國體之褻何大抵科道乃言官雖有抵觸
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至於因後次救
者之言而愈重前次言者之罪亦恐不可
以爲常也臣等叨備股肱相關一體不忍
見
皇上靜養中有此盛怒除罰俸諸臣不敢再
瀆外謹昧死以張眞觀之重處爲
請伏惟
天慈矜允寬宥謹具題
請
旨

答講章互異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今日文書官李浚口傳

聖問如何初十日所進日講講章與十五日進

的前後互異臣等因此仰見

皇上雖深居靜攝而猶

日對經史留心講讀近來

批決政事詳妥精明此得於學問之益者多矣

至於
聖諭問及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乃因先年閣臣
偶見
聖駕希出聽講臣等無由納忠爲此題奉
欽依一面將應講之書每日撰進講章以便
宮中不時披閱又一面將未講之書留待
駕出之日接續進講此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也
今既奉
聖問臣等不敢專主合無仍照原題將新舊講
章各別進呈或就將每日所撰講章隨進
隨講亦無不便通候
聖裁奉行謹具
等謹
題以
聞
本內稱大江以南豪蕩之子暗相招引包
藏禍心據其所言雖未審虛實然此事臣
等頗亦聞之緣撫臣朱鴻謨先有密書報
臣等與戶兵二部謂事體未確正在審處

聖諭問及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乃因先年閣臣
偶見
聖駕希出聽講臣等無由納忠爲此題奉
聞依一面將應講之書每日撰進講章以便
題以不時披閱又一面將未講之書留待
聖旨奉行謹具進講此講章前後互異之故也
謹將未無不便通使
章各別進呈及就將每日所撰講章謹進

請審江南風聞事體疏
本月十九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看得四日前曾有給事中趙完璧一
本內稱大江以南豪蕩之子暗相招引包
藏禍心據其所言雖未審虛實然此事臣
等頗亦聞之緣撫臣朱鴻謨先有密書報
臣等與戶兵二部謂事體未確正在審處
不敢造次奏

聞以上驚
聖聽下惑人心臣等因亦以書荅之勸其仔細
體訪作速處分不可姑息以養亂亦不可
支蔓以生擾連日正與部臣竦聽後信而
完璧因聞外間藉藉有傳度不可待撫臣
之奏故有此疏無非欲早安地方免遺後
患耳乃疏留
御前未見批下或恐
上意已動將有嚴切處分則使地方官張皇掣
肘愈難收拾又或更累數日不下則其事
既形章奏恐道路流傳者不測
廟堂之意將以玩忽蒙蔽之罪加之臣等非所
以定猶豫而安反側也臣等深爲此懼謹
亟擬票
旨只令彼處查訪虛實具
奏寓鎮靜於督責之中更望
皇上特降一諭使知科疏留中之故止恐風聞
不的特示詳慎庶使彼中可以從容料理

按靡人心謹具
題以
聞
十九日奉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
題今日蒙
皇上因臣等揭請
批發趙完璧本隨降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題以

聞

十九日奉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illegible]

具官臣王　等又

題今日蒙

皇上因臣等揭請

批發趙完璧本隨降

聖諭諭內閣前者朕覽文書見趙完璧本欲與

卿等票旨朕意此恐風聞若一發行必駭衆

聽惑亂人心故少待彼處撫按奏到乃實今

見卿等所奏揭帖朕已批發且朕深居九重

之內其外邊國事民情難以周知卿等若有

所見聞的即便具揭奏來欽此臣等莊誦之
餘仰見
皇上心懸四方明見萬里且神閒氣定不先事
以張皇慮遠憂深不驟發以滋惑而又恐
九重之內外事有所未知特令臣等不時揭奏
蓋片言之間而帝王之盛德備矣臣等不
勝欽服不勝感悚先是江南之事臣等所
以微聞而未敢即
奏蓋其意亦恐駭衆惑人與
聖意合而不意科臣已形章奏則雖欲不發而
不可得矣然票
旨只平平查究虛實原不失
皇上持重慎密之意惟是事在彼中撫臣既無
續報而鄉里傳言不一臣等終不放心或
言首惡就擒其事已解或云尚在追究
未知下落伺去後有聞再當密
奏不敢隱默誤事也至於此外
國事民情目前最大者無過河南之荒亂而

戶部已前後發銀三十餘萬
帑藏一空計臣竭盡心力而言者尚恨其出
納之吝正不知當此多事慮內慮外千難
萬難臣等不得不稍爲照顧張主伏乞
聖明察之又今日見處分張眞觀事亦頗關
國事民情蓋眞觀先差閱邊又差視河皆重
難差使而其人又有清廉練達之名即今
閱視諸臣紛紛俱已超用眞觀既不與其
榮而今日反以衆人累及至於重處此尤
公道之所甚惜者也科道官言雖煩瀆然
臣等適見其疏皆和平婉曲之詞又與抗
辯游說者不同伏望
皇上曲爲霽怒仍
賜寬處庶大小臣工流謙日息而外間之奸徒
亂民亦知紀綱之在
朝廷不敢更布妖言謀爲非望矣臣等偶因
皇上虛心下詢輒附陳其密悃如此不勝忠懇
惓惓之至謹具

題以

聞

王牒成辭免

恩命疏

本月二十二日

具官臣王等謹

奏爲懇辭例外

恩典以安愚分事今日文書官李祿傳奉

手勅下吏部茲纂修

玉牒書成內閣輔臣兼修總裁効有勤勞茲特

加恩元輔錫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進建極殿大學士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
人次輔志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位加太子太保尚書大學士如故各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各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
此臣等伏惟
皇上恩隆一本誼篤宗盟爰於
玉牒之成特降中
旨加恩大小執事諸臣以示鄭重而又
徑自下部發行不關臣等此無非欲臣之必
受耳臣等心非木石豈不知
恩豈不欲受
命但陞官廕子俱係非常之
恩典先年雖有書成敘勞故事然自
實錄而外如重脩
會典謄寫
寶訓之類其典已輕先該臣錫爵備員內閣以
來曾經以此兩次陞廕並未敢承此蓋爲
朝廷惜名器實非爲自己市廉名也至於

玉牒書成之賞其典更輕秪以近來冊籍之多
歷年之久而各員役校對書寫之勞比之
先年十倍以此遵奉
聖諭小爲敘錄若臣等乃輔弼股肱之臣所職
者大原不當以筆札叙勞而况
玉牒一書止於磨勘宗支檢點簿籍各派有主
行官吏而其題請調度又在先任之閣臣
申時行等臣等但拱手視成亦不當與執
事分勞且不但臣等而已也節經題補年
深翰林官孫繼臯劉楚先曾朝節臣等通
不叙及盖謂翰林清重亦不宜與中書等
官瑣瑣程此尺寸之勞觀臣等之待人如
此則其所以自待可知觀臣錫爵先年力
辭
會典訓錄恩典如此則今日
玉牒例外加恩臣等之必不敢受可知
皇上手足視臣等但當使之心安分安其恩勝
於加官廕子百倍也先是閣臣舊例蒙

恩或恐應辭應受不同所以各自具本今則臣
志皐臣位皆合辭驚詫以爲必無可受之
理屬臣錫爵連名懇辭庶見公論伏望
皇上備查前此萬萬所無之例
俯念臣等萬萬不安之心亟將
成命收回蓋此恩不惟臣等受之可愧雖屢辭
亦可愧不惟吏部奉行爲臣等愧即天下
傳之亦無不爲臣等愧者此臣等所以如
負芒刺而急於早祈
恩免者非辭榮乃辭愧也不勝懇迫惶悚之至
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纂修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垂
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親
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部
知道

再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揣分量功萬無受敘之理乞
恩即賜俞免事該臣昨與同官臣志臯臣位連
名具疏辭免例外
恩典奉
聖旨纂脩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

垂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
親渥用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溫旨恭繹
聖意乃知專爲臣前此屢辭
恩命疑臣之矯激以臣爲淹滯而必欲別尋題
目以處之又恐復如舊例預傳內閣擬
勑臣又得以預辭而徑自
宮中宣
勑下部行之蓋
君父之用情至此而臣眞感泣慙汗欲言辭而
不敢且不忍已顧臣乃閣臣又首臣也雖
官階未極天下不以此輕臣而方責臣以
至鉅至苦從古難任之事何則以臣之受
知
皇上深也夫
皇上苟深知臣則亦當知臣今日之榮原不以
爵祿而重矣又當知臣今日之苦顧反以

爵祿爲憂矣雖積資平叙臣猶逡巡避託
者累歲月於茲況
殊典特恩破二百年未有之例攘諸執事已成
之功臣雖老悖豈有不受於例內而反受
於例外者哉方今
國計民生士風吏治種種關天下安危而亦
種種關臣之責任使臣果能分猷衍績則
勞効當徵於此而今何如也臣且不暇遠
引即如昨日
進呈講章內有漢相薛宣坐小吏賦斂於民
策免由此觀之臣之當策免者多矣古小
吏之罪且歸之大臣今大臣之功反假之
小吏責居衆後賞在人前而天下其謂臣
何又如今日定擬効勞諸臣本奉
聖諭所爭不過一階半級之間而臣猶屑屑然
靳且惜之若厚求人以廉讓薄自處於貪
饕而諸臣又謂臣何抑臣又惟
朝廷之上但開一例輙成故事今之爲

天潢繁衍簡帙充棟而略叙校寫員役之勞此
可爲故事者也若館閣大臣與校寫員役
分勞而叙恩輕而體褻此必不可爲故事
者也臣前疏固云不惟受
恩可愧即屢辭亦可愧今屢辭矣而臣又且獨
辭矣萬望
皇上哀其誠勿窮其詞亟將
成命收回使臣慙面尚可以見人餘福尚可以
奉母臣不勝感激祈懇惶懼迫切之至謹
昧死具
奏以
聞
奉
旨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無
特加恩賚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務
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勿
得再辭吏部知道

三辭

恩命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

恩至極愧苦難勝再瀝血誠懇辭事該臣昨日

又具本辭免陞廕恩典奉

聖旨覽卿所奏辭免恩廕朕查卿進閣年久並

無特加恩賚從來輔臣所未有者卿總理政

務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卿可勉從
勿得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叩頭伏讀仰見
皇上惓惓于臣始終但以屢辭
恩命之故以爲閣中故事所無而
聖心亦若自以爲積年一欠事者不知
皇上何取於臣繾綣諄切之至此也臣感極涕
零因再三伏而思之受恩人臣之大榮違
命人臣之大罪以大罪易大榮又天下之
大愚也臣海上巢烏山中朽木本出就列
已濡首榮進之塗而至於今日方復勤勤
小讓飾廉辭賞抑豈非愚之又愚者哉顧
皇上所查者以輔臣特恩爲故事而臣之所守
者以
玉牒不加恩爲故事今爲臣等破特恩之故事
則天下方以此嗤臣後進將以此作俑鄙臣
臣無措身所矣
皇上儻以臣屢辭爲矯激耶請試查先年閣臣

報工受恩奏捷受恩進書受恩果載在何
典是臣分内否又或以臣年久淹滯耶請
又查十年之間曾進兩階蔭兩子功果酬
恩食果稱事否今精誠之未格謀計之未裨
九重之德美未光於上四方之疾苦未蘇於下
而調燮輔理之臣猥借筆札細眇之事以
忠勞得褒賞豈不羞
朝廷褻政體甚矣大抵寵辱無常視所宜受
如使分義少安雖抱關一命亦有餘榮如
其不然雖崇爵五等匝歲九遷猶之爲辱
也夫
皇上豈欲辱臣者哉而臣兩目對人面目無光
語言無味此蓋眞慙不能以虛美而解眞
苦不能以強食而甘
皇上儻不欲辱臣則何不以恤臣淹滯之心盡
收天下之淹滯以奬臣忠勞之
肯盡錄天下之忠勞其爲榮藉勝如臣身臣言
至此窮矣極矣煩矣厭矣惟

皇上斷然哀而免之臣不勝感
恩懼罪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本奏
聞奉
旨卿惓惓懇辭具見忠貞卿心勞瘁朕豈不知
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屢疏懇切特允所辭
以成卿美吏部知道

勸請賑濟疏

本年三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登雲封進飢民所食
鴈糞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慘慼
竊念民窮至此眞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
事眞是十分可危惟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可以回和氣而收
人心不至釀成大亂耳近者喜見兩澤連
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霑洽此亦是
麥秋佳兆飢民可望全活但目前難處而
戶部更難處盖先時飢荒或止一方而今
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不全熟米價皆踴
糴販爲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有年例
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
內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
荒而不亂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
群盜四起該部一面賑飢又將一面爲軍
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戶部用詘則太僕
銀可借南京粮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
借支於草料南粮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
多發此四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各
有贓罰等項餘積今取解一空有急盡靠
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殷富事例一開則
奔走

上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爲官吏刻削無復
餘財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工
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
勢不可以
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干係不小臣等
查得登雲之奏尚在未聞
遣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
民續有報來倘彼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
無他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民而亦望
上暨
兩宮各院量發內藏十分之一分投布施此
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而其功德勝
於齋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
外百官萬民皆將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
捐資者不賞而勸矣
皇上儻以爲可乞
容臣等明上辭免俸薪之疏其餘統候

聖裁施行謹具
題以
聞
奉
諭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朕覽飢民圖說時
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畫着死人
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
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是民飢荒亂
有喫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

民飢荒亂速行蠲賑以救危亡於旦夕皇貴
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
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
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少欲待再
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
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
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
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
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諭卿等知

申請舉行泰交用人原奏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懇乞

聖明實行愚論以維世道人心事該臣前

上泰交用人二疏並蒙

皇上俯鑒愚忠

溫旨批荅臣不勝受

知受

眷刺心刻骨之感乃連月以來引領以望舉行
而猶未也臣伏而自疑天下亦因而疑臣
臣初惟甘心受疑而已既復思輔弼之職
當直引君事爲己事又當直以己心格君
心譬之立表必見景操券必取償非僅僅
以議論塞責茹納示廣已也今
皇上有英明獨斷之聖德而臣不能闡揚有抑
嚚止競之
盛心而臣不能宣布甚至反累
皇上損威遷怒重致紛紛則臣股肱一體之謂
何而敢復支吾推委以負
知眷乎夫今之以
御朝請以用廢棄諸臣請者非不累牘連章然
臣竊恨其言之不詳而發之太激何者
皇上雖靜攝累年而朝無不閱之章奏下情可
謂達矣官無不舉之職業賢路可謂開矣
惟是
朝講之久輟也蓋或以

手批目覽即爲勵精而垂裳數刻之雍容未必
遽關紀綱之興廢耳乃言者務別尋疑端
以怠政歸
皇上宜
皇上之玩而不聽也其廢弃諸臣之不即用也
蓋或以官充事辦原無乏才而草野數人
之用舍未必遽係天下之安危耳乃言者
務爲激詞以拒言歸
皇上宜
皇上之怒而不聽也一不聽而疑者愈疑激者
愈激其始皆起于知
皇上之不深夫匹夫庶士尚可以知不知聽之
人是不是信之已若天子而不見知於臣
民則舉凡發號施令與慶賞刑威之權皆
將目輕目褻而又何所恃以制天下哉今
夫小民不畏上帝而畏有司非有司之權
加于上帝也上帝之嚬笑難知而有司之
喜怒易知也惟遠人故難知惟近人故易

知

皇上乃不從其近而獨從其遠豈以齋宮決事

有

皇祖成法在乎

皇祖從民間繼統早歲英聲睿斷已震懾于人

之耳目故晚季深居大內而人曉然無釜

鬲之疑今

皇上雖天縱之資同符

皇祖而生長於深宮之中出匝光芒已半爲張

居正所掩蔽迨居正事敗朦朧之迹尚未

分明而已拱手稱

神君矣天下誰復知之即其間

聖問之周詳

御筆之絢爛自臣等二三親臣之外亦罕能耳

聞目見者而天下又誰能信之

皇上縱自信其實未嘗怠荒決不至叢脞然以

舜之至聖而尚有倦勤之時湯之貽謀而

尚有風愆之警

皇上能必臨御千萬年之後盡如今日而千萬
世之
聖子神孫能盡如
皇上乎萬一厲精之念少弛而以靜攝爲故事
則舉天下元元一綫之命脉不免内寄于
房帷之意嚮近侍之喉舌居常慮變可爲
寒心今之言者動以隔絕旁落爲疑夫今
特其似耳循此道而不變後必漸至于眞
方其似則人皆敢言而及其眞則人將不
敢言臣爲此慮故于建言得罪諸臣每爲
揭解實非博休休好善之名盖常恐
國家萬一有不敢言之時而預養其敢言之
氣然則何不乘此泰運方隆之日聯屬
宮府以杜絕禍源必待眞隔絕眞旁落而後
救也且今天下之士風澆薄甚矣議論亦
太多端矣其始實以二三君子久見廢棄
而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於君子故有身
當其事者洞然無疑恬然無怨而旁人故

爲離跂攘臂以描寫異同之形引繩批根以搆合水火之釁此其故可察也今
皇上察其影不察其形徒知衆之所附者爲黨而不知爲衆所附者之未必黨徒知請用廢棄諸臣之爲黨附而不知用之正所以破其黨徒知用之必借勢以爲援而不知不用則反能借聲以爲援徒知重處以明示多言之戒而不知不處以默奪嗜言之利蓋抑囂止競各有時宜譬如潢汙之水則

塞之而怒決之水則必疏之爝炬之火則撲之而蘊崇之火則必宣之今一槩目之爲黨黨但有撲塞更不疏宣使不黨者坐眞黨之累眞黨者友驅而入於不黨之交此近來
朝廷之上聚訟所以滋起而吏道爲之益穢也今天下東西交訌南北並荒財困民窮兵疲食盡實政有闕信非一端顧此御朝用人兩事似于虛而不急而天下之實政

要皆待此而舉不然則一令出人爭以意
伺之一人用人爭以說便之即黜虛崇實
之
諭祇託空言而臣等亦萬萬無以佐末議矣故
今臣不憚饒舌再
請將臣泰交用人二疏稍
留神觀覽斟酌施行使百官庶府皆得與臣等
共覩
聖容親聆
聖論則壅蔽之疑何自而生使廢錮諸臣中類
得以實行實政聽推擇於公論有賢者進
有能者使則同異之嫌何自而搆又使天
下之人知臣等進退得關其忠論說得行
其志不但以體貌見寵爵祿見縻則窺伺
阻撓之隙何自而成有如
皇上不欲循常朝之制亦請
間御便殿召臣等與部院大臣從容咨詢既
彰

聖德亦因可以揣知臣下之忠佞又有如
皇上不欲以雨露廢雷霆之威則亦
請罰如其人人如其事而止或偶觸
盛怒則怒過而徐思之或本激人言則言已而
自用之若乙代甲受譴而譴因事增加適
示人以可測而教之易犯耳善用威者宜
不如是也臣且不暇遠引即
皇祖季年手札諭部院諭天下大事不少于閣
臣又嘗命部中錄放罪謫諸臣列名者百
四十餘人而報罷者六人耳況罪之不至
於謫者乎
皇上若永言法祖則已事可考矣臣身叅帷幄
尸熟鹽梅所言實至委至詳至眞至苦與
外人之疼痛不着矢口陳說者不同其所
請又皆至易至簡量今日所能行與外人之
責難求備者不同至就中用人一事臣原
主分別材品憑
皇上之取裁與外臣之偏右建言者不同

皇上正不必以市恩植黨之說先入於胸中槩
疑臣等也昨者
玉牒報成蒙
皇上特旨將臣加官廕子三疏懇辭然後得免
因復念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苟可以榮臣之身者且不
惜度越衆人大破常格而與之則何惜容
臣之一見行臣之一言臣親病身衰子孫
單弱功名之念已矣與其以身受官不若
使之志行而業乎其官與其推
恩未成之子孫藉之報
主不若多舉天下已用未用之賢者與之共報
主伏望
皇上聽臣言行則實行莫再以
溫旨泛常批荅了事使臣不枉此一出外臣亦
不枉其責臣望臣之心世道人心在此一
舉臣不勝懇祈激切之至爲此具
奏以